香港觀測站　?許耀云（大傳三）

瀛苑副刊

1、邂逅

廟街詭譎的安靜。比士林夜市擁擠的男人街，到處是吃食與攤販，卻荒謬的安靜。異想，扛霸子古銅肌膚纏綿白背單的早晨，不知那鮮紅的點，是他身的戰績，或是女人的初夜血。

男人與男孩的綜合體蹲跪在女孩面前，為她穿上玻璃鞋。笑容從嘴出發，直到目的地——他迷人的眼。他站在他的皇宮凝望，女孩說，最後一刻了。女孩心想，我的南瓜車要來了，她不捨地看著他，雖然當地英挺男士多如點點繁星，但他是輕撫過她腳踝的獨一無二的王子呀。不行！鈴聲大作。她拎著兩雙共六千台幣的馬汀八孔紅色基本款，逃離九龍K-one鞋店，奔回飯店準備回故鄉台灣。

時代廣場的咖啡座都是旅人，三杯咖啡，濃郁咖啡香攪拌香菸味擾亂嗅覺，一個加拿大男人和兩個台灣女子，閒聊了起來。他說，訝異女孩竟會覺得香港人親切；他說，他們是勢利的；他說，想在鮮少咖啡座的香港開家店，可是他想家。總被認為是日本人的女孩笑笑，告別這段對話，不以為意。四處都是購物天堂，女孩搖頭晃腦地猜想，一半的香港人都是服務業吧，或高級或低級地不只是商家，也是素質參差不齊的服務員，就在平價妝品店「卓越」中，她們嚐到了一直被問，妳有多少預算的尷尬，她們看到了，什麼叫做臭臉的面目。

2、銅臭

香江的橋，矮了一截。從新機場到飯店的筆直路，原本開朗的道路，過了「青衣」，瞬地狹隘了起來，高樓巨廈夾道歡迎，他們不甚親切地咧著嘴說，welcome to H.K.。高樓巨廈過度霸氣從高樓望外，眼前乍現的是火柴盒般的車子，我在車上隨橋段蔓延著。巨廈是不放我過關的戰士，他霸道地看著我，他睥睨我慌亂而逃的背影，他預知了我日後出血的過路費。

商人的腳步與嘴臉，加上行銷的手腕，可以窺見這個繁華城市的氣質。這裡的悠閒過

於作態，即便自己沉醉，也會被魯莽的行人撞去了你的白日夢；這裡的便宜充滿陷阱，到處是299的購物迷思，看到標價，可別輕易地心動呀，請記得這個現實的公式：(x+1)X4。

香港人頭殼到底裝什麼呢？為什麼到處都是shop—ping mall，太平山上該是山頭風光的景致，竟意外的充滿商店，一個充斥時代感的山頭，俯瞰香港的瞬間，我的旅友說，他們是：頭殼裝錢。她說，如果學校的咖啡座是如此該有多浪漫，另一個女孩發笑答道，妳說「古今中外」嗎？不如期許總圖書館變成如此較有可能哩。

我的旅伴玩起了分析遊戲，自豪地說道，香港因為有很多shopping mall，所以金融發達，因為金融發達，所以高樓林立。我說，世界評比第一的飯店半島酒店，可見小k(cash)哥身影，此外，香港還有三高：high building、 high bus(兩層共149座)，high man。

3、寂寞

文化形成的四個要素之一是概念，而概念是存在於語言當中，香港人講話過快，如果一大聲，感覺會像在爭執，還是台灣軟語輕言迷人多了。不過，對台灣旅人而言，香江熟悉的文字與語言是方便的，他們的文字簡單地說便是，「我手寫我口」，好比小巴司機頭頂牆上所貼的標語，「落車請揚聲」，雖然與我國不盡相同，但也相去不遠啦。

在口語溝通當中，非語言是比語言精準多了。如果我沒記錯，陳之藩在其「旅美小簡」一書中自問，如何到高樓巨廈找白水青松呢？他說，人之常情，是在高山或海濱感到寂寞，而我卻在人聲鼎沸的十字街頭感到不可扼抑的孤寂。這不只是旅人的心聲，也可窺知香江物質繁華後的精神缺乏。在幢幢高樓中有垂直壓力，在雜沓步伐中有水平壓力；在這由垂直水平壓力組成的十字街頭，在這沒有白水青松的摩登城市之中，人們怎能不孤寂？話說九龍市政「大廈」竟只有一層，或許我可以莞爾地猜想，香港的公務員許是精神豐美、步履蹣跚的一群香江異類吧。